

平措家的祖母屋

张剑涛

(四川美术学院 建筑艺术系,重庆 400053)

【摘要】本文是基于一例摩梭文化田野调查中发现的个案,通过观察一户摩梭家庭卖房和重建的过程以及引发的反应,解析事件所透露出的信息的文化意义,从而指出在当前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中唤起文化自觉的紧迫性和重要作用,并就此提出了若干初步建议。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自觉;唤起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2-0148-03

摩梭人的祖母屋是摩梭人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中心,多为全木结构的井干式木楞房,四壁采用削过皮的、直径10厘米~15厘米的圆木,两端砍制卡口咬合垒叠而成,屋顶以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木板加以覆盖。这里是一个摩梭家庭祭祀、议事、待客、饮食的场所,屋内一般设置有神圣的火塘、锅庄石、神龛、神像等,在一个母系家庭中只有最年长的女性长辈才能居住与此。祖母屋是摩梭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现空间。

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屋脚乡利家嘴村,一个位于茶马古道旁,被12座高山环绕的古朴村落,因其保存完好的摩梭文化传统而受到中外研究者关注。乔子平措家现在是利家嘴村31户人家中普通的一户,但平措认为他的祖先是利家嘴村最早的住户,早在32代人以前就以一身威风凛凛的猎人行头在此拓业。2007年乔子平措家发生了一些让村里人侧目的大事,首先,一位香港女教师倾心于平措和摩梭文化,作为平措的女友住进了利家嘴村;其后,两名来自德国的艺术家,Mathilde和Terheijne来到利家嘴村,他们代表“CURRENTS艺术与音乐空间”机构来此进行一个摩梭文化展览的策划筹备工作。在香港女友的支持和村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平措决定把家里的祖母屋作为展品出售给他们。2007年4月15日,这座有近百年历史的摩梭祖母屋被编号、拆卸,经由丽江、昆明运往北京。2007年5月3日,平措家的祖母屋在北京市朝阳区环铁艺术区9号院被重新拼装并隆重展出,平措以及若干村民受邀参加了拼装工作和展览开幕式。

事情至此,联想到前几年不法商人对广西铜鼓的掠夺性收购,我们似乎可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面对现代文明的强势冲击,面对物质利益的强烈诱惑,又一文化遗产被沽价出卖,摩梭传统文化的身上留下了一道无法修复的伤口。但这一事件的结局果

真如此或仅是如此吗?2007年5月9日,在众多置疑的目光中,平措利用卖房所得资金前往永宁聘请经验丰富的摩梭老木匠主持工作,严格遵循摩梭传统对祖母屋修建的各种规定进行选料、施工,在同村部分村民的协助下开始了祖母屋的重建工作。历经了两个月的艰辛工作之后,2007年7月10日,拆掉原先祖母屋留下的空地上,一座规模更大、文化要素更加典型的摩梭祖母屋竣工落成,完成了一系列完整而复杂的宗教仪式后,平措的母亲住进了这座崭新的“老房子”。飘香的松木,尚未干透的地坪证实这幢祖母屋之新,严整布局的上下火塘、神龛、男女柱、生死门却处处彰示出古老的传统,一些以往出于经济能力、场地等限制而被迫简化、省却的文化要素在崭新的“老房子”中得以复活。

拨开其间引发的种种争议,站在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观察平措家祖母屋的出售到重建这一事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样一些现象:

首先、当时当世,全球化和现代化已经冲击到这个相对闭塞的村落,不管是通过慕名而来的研究者、路过的游客,还是通过外出务工村民偶尔捎回的消息、卫星天线昼夜不停的电视信号,利家嘴从未经历过如此程度的开放与交流。外部世界的炫目丰富与自身的贫困落后形成巨大反差,刺激着当地村民改变和改善生活状态的冲动,但区位、资源和传统生计方式的局限使得可供选择的实现途径殊少,在传统价值的控制力逐渐削弱的背景下,民间直接出售原生资源换取经济利益成为一种可能之举、无奈之举。

其次、平措出售祖母屋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正常房屋交易具有不同性质,作为交易对象的木楞房不是以其使用价值被估价,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产物被相中。对于这一点,收购方无疑是清楚的,重要的是平措本人在交易过程中也明白这是自身文化价

值所起的作用,在访谈中,他告诉我们:“到北京去办展览大家都支持我们的,……他们说这么大、这么好看的房子一根钉子都不要,真是厉害的……”作为文化主体往往会对久处其中的自身文化反应漠然,这次交易所带来的文化交流反而促进其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价值,这种认识其一来自于直接的经济收益,其二来自于外部的评价。

第三、如果说平措以卖房所得迅速修建起一座新祖母屋这一举动,有出于传统文化之惯性驱使的原因,那么其在重建过程中对典型文化因素的刻意恢复,则无疑很大程度源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简单的说,他明白了如果重建的是一座汉式砖瓦房(附近地区如此修造的建筑已比比皆是),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外部世界,远不如重建一座典型的摩梭祖母屋更具价值,他的这种认识以及重建行动中已经明显带有文化自觉的色彩。

第四、利家嘴其他村民对平措卖房的置疑体现出传统文化影响力的存在,如果对这种影响力加以正确引导,可以使之变成避免简单效仿“卖房”这种极端个例、维护自身文化的约束力。另一方面,村民最终还是以协助建房和受邀参加落成仪式的方式表达了对这座新祖母屋的认可,在这一过程中,平措所获得的自信与自觉已然得以传递,若这种影响与前述的文化约束力相结合,能唤起一种集体的文化自觉,那么利家嘴的摩梭文化传承就以较小的牺牲换来了一线生机。

所谓“一线生机”并非危言耸听,放眼当今世界和中国,全球化的浪潮冲击强度之大,现代化的步伐涉及范围之广,均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同一性”影响,现代化所造成的经济、社会、思想变革,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正经历着其自身发展历史中最为激烈的一次冲击碰撞,步入加速消亡轨道的民族文化不在少数。而与此同时,文化多元化和文化保护的呼声也在全球各地日益高涨,这既是出于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反思,更是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体现,有识之士希望通过有意识的文化保护尽量维护文化多元化。在文化保护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科技设备多角度记录保存各种文化信息、进行各种研究,但关键还在于保护对象能够以“活态形式”进行自身文化传承,而非仅为博物馆贡献一些冰冷的展品,要实现这样的文化传承则必须依靠其主体人群的文化自觉方能达成。文化自觉依费孝通先生所言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①换

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但令人担忧的是,面临这样的历史性挑战之时,被保护文化中的主体人群大多都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境地,他们的缺席将使自身文化面对冲击无以适从、面对保护无动于衷,文化自觉的唤起必须成为文化保护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

如何在文化保护中实现文化自觉的唤起?围绕平措家的祖母屋,我们就这一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交流比较对文化自觉的唤起。文化的交流、冲突、变迁从未停止,而当下尤甚,真空式的封闭保护既无法实现也违背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文化发展中的交流融合、吐故纳新才是其正常的生长方式。平措所处的摩梭文化历上千年而依然存在足以证明其独有的文化价值,只是这种价值在交流、比较之中可更为明显,同样该文化的不足之处也会在比对之中显现。目前激烈的交流冲突不可避免亦无需回避,需要的是合理利用交流平台、文化保护、文化多元化主张等积极因素,使该文化能在更广阔的平台得到公正评价,使主体人群的视野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平措的北京之行即为一例。文化主体在这样的交流比较过程中容易看清自身文化的优劣之处,消除自卑或盲目自大情绪,而通过文化交流中“我”与“他”的比对,更能够帮助主体明白“我”之为“我”的原因,从而达到对自身文化独特内涵的认识自觉。

第二、经济发展对文化自觉的唤起。全球化和现代化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巨大推动,这与各族人民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是一致的。现代科技的合理应用、传统生产方式的变革可以为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与途径。在生活水平得以保障和提高的基础之上,主体的文化自觉更容易被唤起,对于自身文化何去何从的选择才有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主动思考。我们虽然从平措卖房、建房中看到一些积极因素,但同时也强调这是一种不值推广的、迫于生计压力的无奈之举,相对于这种被动中的积极,在一些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在旅游文化产业开发中主动探寻文化传承有效方式的成功经验。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文化自觉的唤起和提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生计问题的解决和生产力水平的进步。

第三、合理干预对文化自觉的唤起。诚然,主体人群对于自身文化传承发展的自主选择权首先应该得到尊重,但他们在剧变时代处于弱势与被动

的现实状况也不容忽视,如果说封闭保护不可行,那么放任自流亦绝非明智。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合理的外部干预是一种责任和需要,可以对文化自觉的唤起和文化保护发挥出较大作用,这些干预可以来自政府的政策引导与扶助,也可以来自学术界的多角度参与等,从长期来看,对文化自觉的唤起应该是合理干预的根本目的之一。以学术界参与为例,在学术界开展文化研究的过程和方式中,应当去除居高临下的对立心态和简单的猎奇心态,应多以调查对象自身的价值体系来分析对待材料,充分向调查对象传递出尊重与平等的信息,并适时向调查对象表达对其文化优秀之处的肯定,增强其文化自信。研究所获某些成果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帮助,最好还应当可以返回到调查对象的生活中,如该民族的历史源流、核心文化要素等,使主体人群

通过参考、比较、学习、采用这些成果加深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帮助培养出本民族的新型知识分子,从而至外而内推动文化自觉的集体唤起。

2007年4月,平措卖掉了自家的祖母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卖掉了老祖母屋的历史和时间,令人遗憾。但值得庆幸的是,由此事所唤起的文化自觉催生出一座更为典型的新祖母屋,其中最为重要之处还在于它并非一件仅供观赏的复制陈列,而是摩梭人乔子平措一家现实生活的处所和精神依托的殿堂,如果被唤起的文化自觉终能使利家嘴村的摩梭文化以“活态”形式传承下去,那么这座祖母屋就将一直伫立于此,眷顾着这个摩梭家庭的悲欢离合、关照着他们的生老病死,待到历史与苔藓布满屋顶,时间与炊烟熏黑四壁,它将会成为一座真正的老祖母屋。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

The Crandmother's Room of Pingcuo's Family

ZHANG Jian-tao

(Architecture Art Department,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0053)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case which we discovered in the field research of Mosuo culture by observing the process of and the subsequent response to the selling and rebuilding of a house of a Mosuo family. It aims at explaining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information revealed so as to point out the emergency and importance of arousing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reservation of minority culture and put forward some preliminary suggestions.

Key words:Minority; Preservation of Cultur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rousing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140页)

construc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goal-oriented function; secondly, we should optimize the entire portfolio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thirdly, we should set up “people-oriented” incentives. As long as we depar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 create the education environment full of vigor and vitality, and combine humane qualities cultivation and academic qualities cultivation, we can achieve the goal of quality education.

Key words: Composition Education;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Exploration

(责任编辑:周锦鹤)